

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

下
冊

鄭天挺
著

中
華
書
局

一九四三年

年四十五岁。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总务长,兼管事务组主任事务、校卫队大队长事务,授文学院历史学系明清史一课;本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、文科研究所副主任。住昆明城内青云街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教职员寄宿舍;原北大文科研究所所址。儿辈随三弟留居北平西四牌楼前毛家湾一号。

一月

一日 阴历壬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阴 晴

今日为易儿十岁生日。五时半醒。八时起。烧退第六日矣。米士送红白梅各一枝,谈甚久。包尹辅来。章灏来,馈牛乳四罐。十一时复卧。查勉仲来。宋道心来。朱物华来。三时半复起。陈雪屏来。孙毓棠来。诸公有诗条以庆新年,余略观,返室休息。十时半就寝。本日温度如下:上午七时三六.六°,大便。十一时三五.九°,下午三时三六.三°,下午七时三六.五°,九时三六.三°。食汤面、麦片、乳粉。本日日记为一月三日补记,病后第一次执笔也。

二日 阴历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

六时半醒。八时起。胡蒙子来。刘康甫来。郁泰然来。十一

时半复卧。九时四十五分有预行警报,至此解除也。三时半起。何鹏毓来。五时体温忽高极。卧息。今上午食鸡汤蛋花一碗,粥二碗,午食面一碗,疑太多之故。晚遂不敢进食,仅饮菠菜汤一碗,体温亦随降。七时已入睡矣。本日体温如下:上午七时三六.二°,大便。十二时三六.四°,下午三时三六.七°,下午四时三六.一°,五时三七.三°,大便。六时三六.六°,九时三六.一°。

三日 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

六时半醒。八时起。邵心恒来。周达樵来。孟邻师夫妇偕燕华来,谈甚久,馈乳粉。薛德成来,馈麦片。吴之椿来。上午饮乳粉两碗,蛋花一碗。午进汤面二小半碗。猪肝汤。一时复卧。泰然来,馈粥。三时半起。毛子水来。赵雨秋来。刘镇时来。下午饮牛乳一碗。晚食麦片。汤锡予、姚从吾来,谈颇久。八时半就寝。本日温度如下:上午七时三六.二°,大便。十时三六.九°,十二时三六.九°,下午二时三七.一°,二时半三六.六°,四时半三六.五°,六时三六.三°,八时三六.二°。

昨今两日下午均微有温度,半小时即退,劳顿欤? 饮食不良欤? 今日始执笔作字。晚九时后雪屏来,余已睡,未见,留橘子十枚。

四日 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阴 下午晴

八时半始醒,即起。胡蒙子来。钱端升来。方国瑜来。上午食牛乳一碗,粥半碗,麦片一碗。一时卧,四时起。进牛乳一碗,菠菜汤一碗。晚食鸡蛋麦片一碗。张保福来。与锡予、从吾各略谈。本日温度如下:上午九时三六.三°,大便。十一时三六.五°,十二时三六.三°,下午三时三六.七°,六时三六.五°。体温大体如此,明日拟不复量矣。八时半就寝。

五日 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有云

昨八时半睡,今晨七时半醒,中间为邻舍高歌及鼠闹扰醒者多

次。九时起。饮牛乳一碗。周达樵来,申诉甚久。其人住居校医室,而托言住校外,照领学校房贴,外间啧啧。余昨嘱胡蒙老告其退还,今日力言其住校外,并有房东证明书。惟因午睡及风雨关系,在校医室有一铺耳。余告其迁出后再说,病中不暇理事也。泰然来送粥,余病渐好,请其停止。上午食菠菜汤一碗,并食菠菜,往时仅饮汤而已。上午食粥,袁太太作鱼汤,并食小鱼一尾,亦病后初食也。二时卧,四时起,未睡。雪屏来。毓棠来。胡蒙老来。晓宇自茨坝来。心恒来。晚食鸡肉馄饨袁太太作,亦病后初食,耐嚼之物。晚从同人掷升官图^①。十时半就寝。人觉有精神,未量体温,大小便如常。马学良馈黄果。

六日 阴历十二月初一日 星期三 小寒

八时起。上午任又之来。胡蒙老来。张景初来。二时半卧,三时起,微入睡。下午王恒昇来。金恒孚来。九时就寝。上午食乳粉一碗,蛋花一碗,菠菜汤一碗,面一碗。晚食麦片一碗,饼干三片。此病后初食也。精神好,大便二次。晚上楼向从吾借书二次。此亦第一次登楼,腿微觉软。病中不敢看书,仅读《三国·蜀志》数卷。起床后,或劝少用心,今日始读陈寅老文两篇馀,略写日记,看碑帖而已。闲甚,乃觉苦,清福真不易享也。

七日 阴历十二月初二日 星期四 阴 晴 下午风

八时起。陈汝铨来。杨西孟来。张自存来。王寿仁来。一时半卧。三时起。章矛尘来。晚与家骅、莘田谈,至十时就寝。早进乳粉一碗,菠菜汤一碗,饼干数片。午食鱼汤,馒头。下午食饼干、汤面。今日闻矛尘言枚荪亦病,与余相类,并未卧养,惟下午略睡,今日已到校上课矣,不禁自愧,若余者,无乃太贵族乎!未读书,读帖。王

^①官 原脱。

寿仁借《圣教序》一本。午始大便。下午下楼一次。西孟云宜乘病后加餐养息,若病后不能恢复,将来恢复益难。又云余瘦损甚多。其他诸友亦谓瘦甚多,且有病容,非切实调养不可。日内拟大吃矣。

八日 阴历十二月初三日 星期五 晴 下午大风

八时半起。始登厕,然两次均未降。泰然来送牛肉。与家骅、莘田谈。十二时卧。大便微泻,不知是否食牛肉之故。二时起。吴大猷来。申又枬来。雷伯伦来,并馈肉松。下楼试步,觉尚可。乃出门,至云大门前理发。傅乐淑来,欲向从吾借钱。余知从吾无钱,由余借之。何鹏毓来,未晤,馈鸡一只。晚食较多。八时半就寝。晚雪屏来,一坐而去。

九日 阴历十二月初四日 星期六 晴 下午风

八时起。上午未读书,看《圣教序》。张景铄来,力劝再缓数日再治事,意甚可感。其看法较为严重,谓此病病时似轻,而病后全部消化器官发炎,如不休息恐致长留他病。余本定下星期一人校治事,拟再请三日。章耘夫来。胡蒙子来。二时卧,三时起。雪屏来。毓棠来。晚作升官图之戏。十一时就寝。下午读《三国志》。今日始自由下楼。

十日 阴历十二月初五日 星期日 晴 夜阴

八时半始起。校警唐荣华回校,一切操作均自理矣。上午坐家骅室晒太阳,晤福田。午自作麦片食之。张联润来,请作保,现往电工厂作事矣。二时卧,四时起。包尹辅来。作升官图戏。十一时就寝。晚八时半勉仲来,谈甚久,托其明日代为请假。

十一日 阴历十二月初六日 星期一 阴

八时半起。高华年来,馈鸡一只。检审旧稿。蒋名兴来^①。

^①名 原作“明”,据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日记改。

胡蒙子来,谈公事甚久。一时半卧,三时起。泰然来。尹辅来。啸咸来。欲为莘田集作序。查阜西来。晚与莘田谈康熙时熊、李之假理学,以莘田方作《王兰生年谱》也。十一时就寝。自病后凡来视者,皆一一请教其对此病之经验,大约分两派:一派主照常饮食且加食,以期从速恢复,并不反对劳动,此派多英美学生;一派主小心饮食,务食宜消化者,坚绝反对行动,最好安卧不动,更不可用心,此派多德法学生。余大都择最谨慎之途从之。故至今烧退十六日,尚未入校治事,尚未读书作文,尚未照常饮食,仍食汤面、麦片、乳粉之属,仅一食馄饨。尚未出门,仅一出理发。仔细想来仍是承平时贵族行径也。今日泰然云孟邻师仍定十五日飞渝。

十二日 阴历十二月初七日 星期二 阴 下午晴

八时半起。上午坐案前而未为一事。一时半卧,三时起。由杨志玖处借来《元史》,欲以参证文稿也,略检数处。四时出门,行至青云街南头,雇车至华山南路,欲在照相馆摄一病后之像。值其晚饭,乃复雇车至才盛巷,在北大办事处办公,与孟邻师小谈,并晤枚荪、端升。六时半同人在五湖酒家公祝刘伯蕃晋年四十生日。余往而未食,进面一盂,鱼少许。席散复乘车归。晚掷升官图两匝。十一时就寝。

十三日 阴历十二月初八日 星期三 晴 下午风大

八时半起。读《元史》。十时杨志玖来,与之纵谈治史途径与现时风气,并可作之研究。复劝其留意东西学者对于史地译名之意,作一对照表,十一时去。胡蒙子来。徐行敏大夫来。二时卧,三时起。加“历史上入滇通道”文稿材料。四时半至翠湖散步,便道至西仓坡。初闻月涵先生今日归,欲一知重庆消息,并祝其生日也。既至,始知其未归。晤菴斋,略谈而还。此病后第一次步行

也。昨日乘车往返,步行甚少。晚进米饭,亦初次。今日徐大夫劝余多散步,多食饭,以期早恢复,且于身体有益,从之。晚掷升官图。十一时就寝。

十四日 阴历十二月初九日 星期四 晴

八时半起。昨晚忽思以所著《发羌》《附国》《薄缘对音》诸文送学术审议会。晨以商之莘田,亦以为然。莘田乃至才盛巷,以商孟邻师^①。孟邻师以为可,并自推荐。读《云南通志》及《蛮书》。一时有豫行警报,乃读以候之。二时半解除。小睡。三时半起。检《唐书》《通典》等。六时雪屏来,谈至八时乃去。芝生来送字一条。为莘田集作序。十时就寝。晨以近日所得句录于册,以便删改。近中英、中美缔定新约,取消在华特权,此海通以来第一盛事,百年奇辱雪于一旦。然非抗战无以致之,非领导有人无以成之,此奉化所以历史上之人物也。镕西大哥于收回法权最为致力,惜其未及见也。

十五日 阴历十二月初十日 星期五 晴

八时半起。为莘田集作序。泰然来,知孟邻师以今午飞渝。十一时步往才盛巷,值师外出,留饭以候之。一时归,匆匆数语而别,命速以论文送重庆。随缓步归,居然未倦也。小睡。景钺来,馈面包、果酱。李模炽来。杂阅清人文集。掷升官图。十二时就寝。晨胡蒙子来,未晤。今日市商各标拥护蒋委员长限价主张,遵从龙主席劝告招帖,市政府亦公表限价货单,惟闻多数商人复有收藏不售者矣。

十六日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

九时起。备送学术审议会请奖文件。胡蒙子来。张景初来。

^①邻 原脱,下一句同。

一时半至三时小卧。为莘田集作序毕。景钺夫妇来,又馈鱼。五时至才盛巷办公。六时与雪屏、伯蕃、宝騄、省身公宴大猷夫妇于乐乡,共用五百五十元。饭毕,往才盛巷小谈。九时归。掷升官图。十二时就寝。今日市商复标自行减价招贴,不识其意。上午有预行警报,敌机炸云南驿。

十七日 阴历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雨 雹 晴

九时始起。尹辅来,未见。天朗日辉,十时顷忽阴云四合,急雨,杂以雹,十五分钟而晴。复饰《恬厂集序》。沈荊斋来,嘱为清华借款。尹队长来。一时半卧,三时起。泰然来。改“谈中国传记文”讲稿,《国文月刊》欲之也。锡予来,示以觉明敦煌来书,随与之长谈文科研究所发展事。余意语言调查可在云南,然所关涉不广,影响未宏。若历史考证,此后惟敦煌一路,其未广布、未研究者甚多。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,关涉甚多,影响甚大。此后北大文研之发展,舍此莫由。今觉明开拓于前,吾辈正宜追踪迈进。观其来书,似不愿与西北考察团合作,则惟北大单独进行。然北大既困于经费,又与骝先、孟真、济之诸公关系甚密,挈然舍之,亦难有成也。前日孟邻师赴渝,携有向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书两通:一请文研考察费五万元,一请文研印刷费五万元,不审能得若干。觉明书中谓适之师在美为文研捐基金二万美金,捐印刷费一万,并为西北考察团捐二万,如是则或能稍有所展布也。一时半始就寝,自知不宜也。

十八日 阴历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 有云

八时为水夫惊醒,睡未足也。检诸史及诸家集。一时半睡,三时起。汇臣来,谈甚久。徐、郑两大夫来。泰然来。尹辅来,嘱其为清华借二十万。金恒孚来。刘镇时来,告其案行营已电复,请免究。十一时就寝。下午忽大风一阵。

十九日 阴历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

九时起。改传记文讲稿。一时卧，三时起，未睡。矛尘来。端升来，馈肉肚。蒙老来。雪屏来。毓棠来。泮芹来。晚掷升官图。十一时就寝。

二十日 阴历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

九时起。抄中国传记文稿，随抄随改，并加材料。一时半卧，三时起。尹辅来。秦缙略来，为才盛巷公舍公约事，嘤嘤不休。闻之舍中，此公违约最甚也。十一时半就寝。端升所馈肉食中有淡菜，此平生所最嗜，五年余未之尝矣，食之颇动思家之念。

二十一日 阴历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 大寒

九时起。六时曾起，微泻。仍抄讲稿。今日成绩殊少。今甫来。蒙老来。一时半卧，三时起。萑斋来。芝生来。梦家来^①。在门前书贾处检书。十一时半就寝。得熊先生问病书，有“虽穷，病后滋养不可缺也。人生过四十，不可任其衰下去”，又“意兴不当销沉，时时激发志气，尤保身之本也。志气一衰，便不复振，吾老而顽强如故也”诸语，谨当永志之。

二十二日 阴历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阴 晴

九时起。仍抄讲稿。胡蒙老来。一时卧，二时起。泰然来。端升来。经利彬来，谈永历时曾托天主教士 Boym 求兵于教皇，其人在安龙携吴茱萸西去^②，其树近遂盛于欧西。又云冬虫夏草为蝴蝶之蛹，食麦角而长大者，麦角止血催生，故冬虫夏草亦有其效。又云云南之白药其重要成分为乌头与三七，乌头有麻醉力，三七则止血药也，凡此皆雪山所产者为佳。又云国药百分之七十产于雪

①梦家 原作“孟佳”，本月二十六日同。按二十六日日记有“谓《孔丛子》非伪书”，“又与《汉书》《世说》对勘”云，说见陈梦家《尚书通论》内《古文尚书作者考》、《孔传本出现的时代》所论述。据改。

②吴茱萸 原作“吴株榆”，据《本草纲目》改。

山。六时抄讲稿毕。至才盛巷遇李晓宇。明早与莘田约同往龙头村。十一时就寝。

二十三日 阴历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雨 阴 村居

七时五十分,为莘田唤醒,收拾什物,欲步至近日楼,乘九时之公共汽车赴龙头村。余以拟在乡小住,携物较多,知难赶上,乃嘱莘田先行。余于八时半至小东门,欲候汽车经过,中途而上,觉较省时间与行程也。比至,不知停车地点,又以天阴恐山上冷,乃乘马车至岗头村取毛毡。过小马村而汽车自后至,甚悔未在东门久候。至岗头村,与廉澄略谈。与今甫略谈。今甫留饮加非,火既不旺,余与今甫口吹之,今甫谓大似儿时在书房情形。饮加非毕,已十一时十分。今甫送余至村口,就茶馆候之。至十二时而车不至,天大雨,今甫劝余休止于岗头村。余意在岗头村,不若径回城也。乃登马车,方欲开行,今甫见汽车来以相告,复下马车登汽车,改往龙头村。车上遇锡予。十二时四十分抵龙头村。下车,雨甚大,偕锡予至泽承家午饭,前日所约也。莘田先至,并有阜西、啸咸夫妇。二时半至阜西家饮加非。三时上山至研究所,在石峻榻上小睡。莘田入城,余住其室,假《大正藏·史传部》读之。晚在山与学生同食。食后印藏书图章。检《历代三宝记》十五卷,隋费长房、《佛祖统纪》五十四卷,宋志磐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二十二卷,元念常、《释氏稽古略》四卷,明觉、《释氏稽古略续集》三卷,明幻轮、《三国遗事》五卷,高丽一然,记新罗、高丽、百济事,其中有关史料颇多,彙录之,前有经论八种未读。校昨抄讲稿。十时半就寝。山上静极,夜中几不闻声响,诸同学之潜心专学,真可佩。余惜为才名所误,日牵俗务,否则上山与诸公共读,所进所得必不限于此也。

二十四日 阴历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

八时起。锡予上山相视。晓宇来。阜西夫妇来。与晓宇视图

书馆藏书,同诣芝生。晤徐旭老。再诣端升。午在阜西家午饭。饭毕偕晓宇步至黑龙潭上,观看唐梅、宋柏、明茶,妄言耳。但梅花实盛,环屋遍植,幽香暗袭,令人不忍即离。有二老根盘势尤美,他处不易见也。安得机缘在此赁庑小住耶?晤润章、旭生、云五,并瞻上观房屋。下坡至开云阁饮茶,瞻薛公祠。四时回龙头村,在公共汽车上遇枚荪,亦往龙头村赴端升之召者。下车同至端升许。五时至嘯咸家,以盛饌相飨。七时半阜西、泽承送余上山,读《大藏经》。十一时半就寝。今日在上观见美景二:其一粉梅一株,中有翠竹二竿直贯其间;其二自高下望碧绿丛中,繁缀红茶而粉梅倚其傍,惜不能诗以咏之。枚荪来住。

二十五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

昨入梦迟。八时枚荪已起,余尚未也。进点心后诣芝生。与锡予、枚荪谈。诣彭嘯咸、游泽承。午在端升家饭,有崔书琴夫妇、张奚若及周培源夫人。三时散。上山读《大正藏·史传部二》,录其目:《释迦谱》梁僧祐五卷,其三十四种、《释迦氏谱》一卷,唐道玄、《阿育王传》七卷,西晋安法钦共十一种、《阿育王经》十卷,梁僧伽婆罗、《阿育王譬喻经》一卷、《息坏目因缘经》一卷、《马鸣菩萨传》一卷、《龙树菩萨传》一卷、《提婆菩萨传》一卷、《婆薮盘豆法师传》一卷,以上六种译、《智者大师别传》一卷,隋灌顶、《法琳别传》三卷,唐彦棕、《玄奘法师行状》一卷,唐冥详、《三藏法师传》十卷,慧立本,彦棕笺^①、《法藏和尚传》一卷,新罗崔致远、《善无畏和尚传》一卷,唐李华、《不空三藏行状》一卷,唐赵迁、《惠果和尚行状》一卷,原题《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》,无撰人、《付法藏因缘传》六卷,元魏吉迦夜共昙曜、《高僧传》十四卷,梁慧皎、《续高僧传》三十卷,唐道玄、《宋高僧传》三十卷,宋赞宁

^①“彦棕笺”三字原写作大字,郑先生注曰:“此大字,应作小字。”

等、《明高僧传》八卷，明如惺、《比丘尼传》四卷，梁宝唱、《神僧传》九卷、《海东高僧传》二卷，高丽觉训、《神僧传》，前有永乐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御制序，盖奉勅撰集者也。《史传部三》目次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唐义净，二卷、《弘赞法华传》唐惠祥，十卷、《法华传记》十卷，唐僧详、《天台九祖传》一卷，宋士衡、《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》一卷、《净土往生传》三卷，宋戒珠、《往生集》三卷，明祿宏、《华严经传记》五卷，唐法藏、《华严经感应传》一卷，唐惠英、《历代法宝记》一卷、《景德传灯录》三十卷，宋道原、《续传灯录》三十六卷，迄元末、《传法正宗记》九卷，宋契嵩、《传法正宗定祖图》一卷，宋契嵩、《传法正宗论》二卷，宋契嵩、《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》二卷，唐海云、《冥报记》三卷，唐唐临、《释门自镜录》二卷，唐怀信、《三宝感应要略录》三卷，宋非浊、《法兴传》一卷，自记游天竺事、《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》一卷，与宋云同行、《大唐西域记》十二卷，唐玄奘辩机、《释迦方志》二卷，唐道宣、《游方记抄》凡九种、一《往五天竺国传》，新罗慧超记；二《悟空入竺记》，唐圆照；三《缁业西域行程》，宋范成大撰；四《梵僧指空禅师传考》；五《西域僧锁喃嚧结传》；六《南天竺波罗门僧正碑》，日本修荣撰；七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日本元开撰；八《唐王玄策中天竺行记》并唐百官撰《西域志》逸文；九《唐常愍游天竺记》逸文。文多不全。《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记》一卷，唐法成、《敦煌录》一卷、《洛阳伽蓝记》五卷，魏杨衒之、《寺塔记》一卷，唐段成式、《梁京寺记》一卷、《庐山记》五卷，宋陈舜俞、《天台山记》一卷，唐、《南岳总胜集》三卷，宋陈田夫、《占清凉传》二卷，唐慧祥记五台山、《广清凉传》三卷，宋延一、《续清凉传》二卷，宋张商英、《补陀洛迦山传》一卷，元盛熙明。补陀洛迦，华言小白华，在四明。《史传部四》为佛教理论部分，《宏明集》《续宏集》等不复录目。中有元祥迈《辨伪录》五卷，辨道家之伪造《化胡经》也。晚在山上晚饭。饭毕，与王玉哲谈古代民族。余以肃慎为询，则甲骨文中无之。既毕，玉哲以见于古书

者开单相示，可慰之至。仍读《大藏》。十一时就寝。枚荪上山住。

二十六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 大风 乡居

六时半起，泻一次。八时半乃起。枚荪已下山矣。检《道藏》，无从下手，乃止。读《诗话类编》。十一时诣梦家，谈近校《孔丛》，于孔家世系深有所获，并谓《孔丛子》非伪书，本名《孔丛》，《隋》《唐志》犹然，附《论语》后，不知何时加“子”字，遂列入子书矣。又以《后汉》《世说》对勘，知《孔丛》不后于范宁，胜于范晔也。十二时往端升家食鲑鱼，珍品也。二时上山小睡，检国文系藏书。五时往锡予家晚饭。有赵村长者来谈，欲联大租用响应寺及山上弥陀殿，以免军队占用毁房，允俟入城商议。七时半上山。王玉哲来，谈民族意见。检读文稿。读《诗话类编》。十时半就寝。

二十七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

醒已八时，急起，在全院仍第一人也。厨夫未起，竟无热水，以冷水沃面，未食。下山，锡予已在相候，本意相偕步行，余携物多，仍乘公共汽车至岗头村价十元改换马车价五元入城。归室稍事整理，已觉困倦。异哉！景钺、毓淮、泰然先后来。十二时至文化巷三十号公钱芝生夫妇。二时归。小睡。周达樵、杨今甫、李振邦、胡蒙子先后来。晚与孙铁仙杂谈甚久。十一时就寝。

二十八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

八时半起。王玉哲来。十一时诣月涵先生，尚未起。检书籍，以不常用者装箱，下学期决教清史，运《史稿》等书入城，案上已无馀地也。小睡。诣伯伦。诣芝生，不值，归。检唐诗，欲以唐人句集排律贺绍穀迁居，迄六时未成。至文化巷开常务委员会，十时散，归。夜作律诗未成，以集句更难也。十二时就寝。

二十九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雨

九时始起。周达樵来，对胡蒙子大不满，最后直发恫吓之语，谓

将置之死地，太无赖矣。前年余自渝还，辞总务长以让沈蕻斋，蕻斋亦辞，在青黄不接中，蒙子竟延之来处，而未计其人之贤否，今日竟遭其反噬。十一时诣月涵先生，商会计主任事，嘱余商之刘康甫。十二时归。小睡。刘镇时来。作贺绍穀诗成，已夜深二时矣。全篇堆砌，毫无意境。日前在山上检阅诗话，受其影响不少，姑存于次。

绍穀学长川陇归来总理云南实业银行癸未元辰迁居
新构诗以贺之

东海涵源盛，南天衡宇连。文雄颜谢健，才迈卜桑贤。富国饶馀策，匡时积素编。崇堂敷百雉，鸿业润三滇。淑气萦芳馆，晴岚耀彩椽。风帘罨锦雾，组幕翳春烟。绕座薰红蕊，当筵簇紫璇。引卮梅露满，献颂爆声先。珠玉欣相赏，杯觞喜共传。履端初启节，万亿兆斯年。

三十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雨雷电风

九时始起。写贺绍穀诗三遍，无一当意，姑择一差强者投之。十一时诣康甫，劝其任会计主任，以有两难辞：一无人相佐，一全校不遵守会计法令，恐益致伤感。告以两者均易解决，仍未定。午饭后睡至三时。雪屏来。擢升官图。夜大风雨并有雷闪。十二时就寝。

三十一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雨

九时起。检《清一统志》，改《入滇通道》文稿毕，惟仍须一查《云南通志》也。午小睡。晚雪屏来，同出晚饭，在松鹤楼，两人共用一百四十元而仍不佳，可畏哉！饭毕至才盛巷，值蒋太太请勉仲、子坚、柳漪、开源、锡永，复加入饮酒，醺然欲醉。蒋太太云孟邻师暂不返昆，因中央欲以红十字会会长相畀，行政院已通过，尚待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发表。此事宋子文之力为多，宋言之委员长也。会中名誉会长为蒋委员长，副会长为蒋夫人，原任会属谁，未详。

十时半归。十二时半就寝。

一月昆明有预行警报三次：二日、十四日、十六日。

恬厂语文论著甲集序^①

莘田集其所作序跋文字为一编，署曰《恬厂语文论著甲集》，余首受而读之。

窃惟序跋文字，体式无碍，包罗万有。古人精蕴，往往而在。就有清诸老言之：王怀祖《淮南子杂志后序》条六十四例，古人校讎科律盖莫能外；谈允厚《资治通鉴补后序》举《通鉴》七病，涑水之用心与其得失灿然具见；戴东原《水经注序》谓经例云过，注例云迳，又谓《水经》上不逮汉，下不及晋初，此杜君卿、王伯厚、顾景范、胡肫明所不及知，千载之秘于焉以启；钱晓徵《跋经典释文》，凡正陆氏经文用字不当六事；《跋说文解字》凡正大徐妄以意说二十二字；卢绍弓《新唐书纠谬跋》凡正吴氏不细审前后三事；皆因其书以订正乖违。全绍衣《斯庵沈公诗集序》辨《明史》郑延平沉鲁王之诬，假其诗而旁疏时事。钱晓徵《春星草堂诗集序》谓诗有四长，才学识情。张皋文《词选序》谓词之至者，罔不惻隐盱愉，不徒雕琢曼饰，虽一家论文指归，足以昭示千古。钱晓徵《黄昆圃先生集序》、卢绍弓《周礼订义书后》登一时师友过从，朱锡鬯《北窗炙輠》跋、全绍衣《姜贞文先生集序》备作者颠末行事，卢绍弓《古文孝经孔氏传序》论次今古文升降显晦之迹，黄太冲《明文案序》俚陈有明文章胜衰振废之由。凡此之属，其所涉不徒一书一事已也，而论者或侪之空率酬应之列，不将失之！

莘田此集，凡收文十二篇，各有精虑，并皆赅洽。其《序续方言

^①此为底稿，后经誊钞，刊于《图书月刊》第二卷第一期，一九四三年。后收入《探微集》，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。此处文字、标点与排印本偶有不同。

稿》则比勘杭、戴两氏之书，兼纂诸家续作本末。《跋韵史》则抉其改定字母、拘守五声、误解等呼、臆易反切四失。《跋段校释文》则索王、陈诸家逡录先后，考核《释文》版本源流。《跋宋大字本尚书释音》则参摭徐、卢、段、王诸家校本是非。《跋法校释文》则举其创通音例、辨章音类、精研等韵、据音正字四长。《跋唐写本释文残卷》则证明唐宋两代改窜《释文》系于文字者众，牵涉音韵者寡。《跋韵学源流》论莫氏所疑于《广韵》者，类多精辟。《跋声韵同然集》则究求作者生平，更寻诸家改择反切无功之故。《跋韵学残卷》则考守温生卒里居，考守温字母为三十，考守温三十字母无正齿音二等及轻唇音，考等韵创自唐时，门法繁于宋代，并辨增删字母得失。《序七音略》则推阐宋元等韵流派，韵图肇始，《七音略》与《韵镜》异同，至治本与殿本、浙本疏密。《序十韵汇编》则编序新出韵书大凡，及遮罗补缀，以研覃求新之要。《跋蒙古字韵》则订《提要》之误，辟近人之疑。学者于此，分之可以明学问之流变，窥音义之精微，穷旧籍之渊奥，衡作者之纯驳；合之可以为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通说，悟治学之轨则。其所涉亦不徒一书一事已也。

余与莘田生同日，长同师，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，又多与共。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，每深夜纵论上下古今，亦颇得其甘苦。用敢逞其愚陋，弁言卷首，为读者告。

此集清钞既竟，莘田思以十二月十七日付之剞劂^①，以申敬于国立北京大学。会余病失期，病中三逢警报，余固莫能走避，而莘田亦留以相伴，古人交情复见今日。序成归之，有馀愧焉。

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六日，愚弟及时学人郑天挺谨序于昆明。

^①剞劂 原作“手民”，旁标“剞劂”，据排印本改。